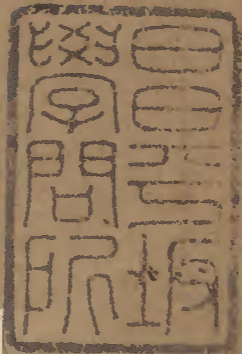


倘湖推書為



漢書門		九七	
二	三	八	七
冊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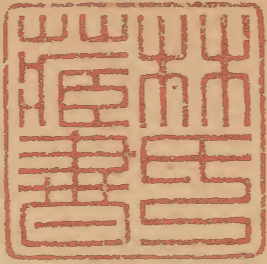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	二	九	七
函	冊	八	七
架	冊	號	類

六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87
冊數	24 ( 11 )
函號	308 122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蕭山毛奇齡大可氏論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丁酉科場

遭遇

風送

風雨順人情

冷齋夜話二則



枯樹復起

李士實妻妃詩

寧藩先兆

西域稱王之多

露筋廟

貞鳥

草木有節義道德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七夕

鐵冠道人

諸墓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造命

武宗逸事

禁烟

石中人物

囊雲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狀元光耀

宰相取于留心農務者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多有物議榜發之後諸生  
哭于文廟騰有歌謠

天子震怒乃以兩大主考赴兩市而分房一十八人  
皆論絞蓋江南科場往往有紛紜之議比他省為甚  
明嘉靖丁酉科江公汝璧歐陽公衢主應天鄉試時  
王諷以一論冠場取中第一試錄進呈禮官嚴嵩劾  
其品騭文字不填主名為大不敬大學士言又謂發  
策以國家戎祀為問所對多訛訕語遂逮繫汝璧衢



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麟何宏沈應陽俱命南法  
司卽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所在巡按訊所取舉人  
不許南宮會試又傳聞以易經題剛自外來而爲主  
于內爲暗含訛訕場中題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時  
一生策題紙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國子監內及一榜  
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

萬歷丁酉科朱公國祚葉公向高典試應天解元呂  
克孝乃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談錄雷同言  
官劾之二公上疏俱罰俸是則丁酉南場屢嘗害氣

所鍾而順治丁酉則最劇云 按嘉靖丁酉安南莫  
登庸篡其主黎季犛而自立不修職貢因命將往征  
之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江公汝璧被命而  
南途次日擊炎暑調發有感于中謂徼外君臣自相  
篡弒宜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耳且黎季犛之初  
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家之封而僭竊自  
號其負罪爲不小矣登庸篡而有之固天道也又何  
必勞師征之爲黎賊復仇哉方膺命嚴程未及論列  
迨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愷切又論勳臣



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享策進遂被  
逮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  
以爲應云勲臣郭侯銜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適值  
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從輕謫閩舶副提舉  
衢謫南雄通判 是歲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  
試錄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及擡頭及稱陳白  
沙倫迂岡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又云體存故可  
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  
可以鼓舞等論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郊射及黃

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  
不道口指俱非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鞠問  
提調官陸杰余鍔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  
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

又嘉靖甲辰八月因翟鑾子汝孝汝儉俱登第給事  
中王堯日等劾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暉高節等阿  
附關通遂收汝璧等下法司已而按覈有跡併同榜  
進士焦清崔奇勲彭謙汪一中俱以苞苴得之者遂  
削翟鑾官爲民汝璧等抵罪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



俱奪名先是正月間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學士等  
官袁煒潘仲驂童承叙稽世臣郭希顏素干清議乞  
勅禮部勿與會試則江汝璧前此已干清議矣何以  
反令與會試而致復行黜奪耶 續耳談云萬歷丁  
酉楚士周懋伯試留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  
闈夜半懋伯起其子熟臥不知及父出子猶臥未覺  
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闈見諸舉子紛紛  
皆白帕包眼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  
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

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止是年玉劉皆得雋 萬  
歷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主政煒典闈試取解洪承選  
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爲某廣文塗抹皆滿竄在棄卷  
而解首已定楊聯芳矣劉公有小童侵晨入厨爲鬼  
撻其頰曰汝主作甚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  
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卽封  
視籓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竄棄已  
十六日矣 又是科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  
呈主試董元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之駁勒



卽似有人引卻手腕且三四太史訝然爰置高等揭  
曉後因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廩生汝嘉  
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于人多所生活太史曰  
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夫闈中固有鬼神然未有如  
萬歷丁酉科之甚各省闈中或包舉子之眼或掣主  
考之手或擊主考童子之面森乎其如在左右也

遭遇

三楊相業最爲隆盛雖其光明俊偉非恒儔可望而  
要其遭遇人主眷注誠千古所難楊文敏榮於太宗  
時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  
喜曰寔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  
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時得御史鄧真俾入奏  
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卽日俊改怙終不赦衆頗聞  
出于文敏會祭酒缺員其推舉公欲疏之也上不允  
楊文貞公士奇于仁宗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



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奏曰民間畜馬蕃衍散之軍  
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牡  
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  
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  
官今乃使養馬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朝廷何爲負  
此名於天下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聞明日公  
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多生駒南人脆弱不  
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于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

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所失非小上曰偶忘之卽當  
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  
忘之朕聞李慶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  
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  
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  
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  
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又曰  
自今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  
語也夫文敏之犯衆怒而不顧文貞之屢抗顏而不



憚真蹇蹇大臣哉而二主之委曲周護有令人清夜  
思而感涕矣 浴溪雜記云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  
御張太后在上擁佑之凡事皆任三楊百司奏事必  
命中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  
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  
日不朝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  
詔鞭振遣人押至閣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  
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太后崩天三楊  
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 風送

唐都督閻公伯嶼重修滕王閣因九日晏僚屬于閣  
欲誇其壻吳子章能文令宿構爲序時王勃省父次  
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  
至與晏果請諸賓爲序皆辭之至勃不辭閻不樂命  
吏得句卽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矍然曰此天才也其壻慙而退世所傳時來風送滕  
王閣者是也宋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  
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閒唇脣



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解纜一瞬數百里風行水上曰渙蓋風水相遭而成文馬當之神助文人之風于文未成之先巫山之神助文人之風於詩已成之後各有攸當也 蘓東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

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宿浦溆言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耳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爲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卽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記于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斯真所謂風送滕王閣者矣

風雨順人情

蘓文忠公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者得風來者怨言人情之難調而天亦不能使人人之無憾也然廬山邾亭湖神以嗔故投身于巨蟒其爲神能分風劈浪以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宿廟下夢天女戲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者是也莆田大蠟山有羅隱廟南唐封光濟王海南祈風分帆南北東漢鄭宏傳射的山南有白鶴嘗爲仙人取箭宏採薪此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箭其人問宏何



所欲宏知其爲神人乃曰嘗患耶溪採薪爲難願口  
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爲鄭公風  
其地爲樵風涇云由是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  
之風哉 楊升庵遊山記云遊大理府點蒼山聞北  
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  
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  
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從行李中谿曰此點蒼十  
景之一所謂晴川秋雨者耳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  
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

大士授記如此由此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之  
雨哉 容齋四筆云乾道九年秋顛吉連雨暴漲予  
守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  
而臺符令禱雨于格之不下乃據寔報之已而聞吉  
州于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或問其故郡守曰  
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旨如此則天  
雖欲順人情將何所據依哉 閩書元時莆田許天  
麟至性孝友喜佛好施父卒苦塊三年廬墓三  
年又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之其日四方雷電而繞



檀五里天朗日明人皆驚嘆郡守將聞于朝曰民何善哉彼雨此晴往往有之又江山縣蔣令君築九清石梁橋始落成邦君與部民試脚行觴西山雨注獨橋埠數百武日色朗霽萬目詫異福清縣余坑山昭靈廟前有釀酒風歲六月社民集祠下其時飲熱酒善酸敗輒旬日北風以待之號張公釀酒風相傳漢趙昇師事張道陵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舸抵浮山舍舟而陸憇于磐石陟而北留巨跡鹿踪于蒼石之上

冷齋夜話二則

予讀宋僧惠洪冷齋夜話有二則可以贈今之善知識者特錄之其一記石崖僧云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念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僧所言袈裟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曰豈不畜經



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  
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  
人予愕然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  
亦欲睡時作枕予甚愛其風韻而不告我以名及予  
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  
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予自嘆曰使褒禪山  
石崖僧見之則予爲無事人耶予錄此則將以告今  
之爲木陳禪師者一武寧安和尚云洪州武寧安和  
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

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  
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  
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  
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  
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間漢此真開  
眼尿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矣予嘗  
猶當見之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具德禪師者



枯樹復起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月辛卯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  
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  
故此則世宗入繼中興之祥也

余間嘗考之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  
朝起生眚孟以爲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  
及昌邑廢乃更立宣帝自民間起焉 漢書五行志  
元帝初元四年王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莽  
之祖也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乃莽生之歲也



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第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此世祖之應 南史侯景入臺城凡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砍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旣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砍殺識者以爲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開元

天寶遺事云明皇遭祿山之亂鑿興西幸禁中枯松再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之祥 又唐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栢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睿宗以相王登位而傳玄宗有開元之盛又亳州苦縣太上老君降生之所 有九井曰煉丹井有三檜曰煉丹檜于有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于其上上元元年枯檜樹于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大歷九年晉州神山縣唐興觀枯檜復生 建中



末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為瑞柳  
貞元十三年丁丑禮侍呂渭令貢士試西掖瑞柳賦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  
經年舊坎仍在其小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  
于舊坎其家驚駭惶惶散走議者引漢昭帝故事以  
為李氏中興之符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  
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存焉唐  
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  
之至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

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歷  
及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餘  
存者若老龍之形 宋元祐八年新繁隆道觀大楠  
為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軋軋自起此則樹之自  
為神異者 汝南府州治東有伯憇祠棠樹枝葉無  
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色理堅密如鐵相傳歷代  
帝王龍興則發新枝明 高帝起兵之年頂上一枝  
新發焉 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  
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親往視



之後倒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 舊志濟南新泰縣  
縣治儀門內有古槐一株元時縣省入萊蕪此槐遂  
枯後縣復槐因復榮邑人目之曰靈槐 後山談叢  
云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  
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李士實妻妃詩

先長史族伯好藏字畫曾見有李士實七言律四幅  
今俱忘之但記其秋意中兩聯云巧欲乞時無處乞  
路難行處有人行鐵基未備時空好局面雖奇着不  
成此亦兆其妄舉無成之讖矣寧王之妃婁氏屢諫  
止寧王王令題樵圖乃樵人回首與婦語者題曰婦  
語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担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  
莫向蒼苔險處行觀此二詩一則曰莫向蒼苔險處  
行一則曰路難行處有人行兩人設心何啻冰炭然



李士實又有四時絕句四首其一曰兩岸青山作一  
攢桃花灘下水漫漫花枝不動鳥聲靜携得琴來此  
處彈其二曰午夢起來閒看江江花江草擁江艫逢  
逢晝鼓兩三棒驚起白鷗飛去雙其三曰白雲都只  
在秋山未老幾人能得閒總也無人識元亮只言都  
爲督郵還其四曰寒亦不知何處來梅花館裏雪皚  
皚道人邀我觀中坐着地架爐吹冷灰其詩皆兀昇  
不尋嘗併附記之 士實贈口者云蕭蕭雙鬢亂秋  
雲一日身閑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

將軍山林而想封侯終舉不臣之妄事有由然矣  
士寔初與陳白沙先生憲章友善白沙嘗簡以詩曰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  
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  
孔明千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力挽東暝 寧藩宸  
濠父康王甚賢初王無子嘗于宮中齋禱一日王午  
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逼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于  
王王命亟殺此兒 一云其母馮南昌人  
稱馮針兒故倡也 宮人環跪曰



木書不編 卷之六  
憂無子有子而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  
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又聞  
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  
三日也及濠年十三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覺曰  
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于柱親鞭之數  
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  
舉于鄉王素愛之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  
不得已遂捨焉後卒符所夢云 濠被擒見陽明先  
生日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

望遣葬之比使還果得屍蓋周身紙繩內結故易辨  
認妃諒之女也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居囹圄中  
每飯必別具饌祝之言及輒嘆曰負此賢妃濠俘囚  
至京于路有詩曰江上西風入鬢涼有書無雁寄瀟  
湘山空落木秋容瘦海濶雲拖雨脚長綠酒且拚今  
日醉黃花不比舊時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卒子當頭  
著一將又憶故宮云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  
幾回楊柳雨中含淚舞芙蓉江上帶愁開痛思孺子  
真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歌舞樓臺金馬地等閒留



與野人來濠性穎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悔之晚矣  
孫忠烈公殉濠之難者也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  
矣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  
葦航嶺道風行豺吻厲海天雲濶雁飛將身曾許國  
頻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醉飽恩光何以報寸心應  
不愧朝堂王文成公定濠之變者也其鄱陽戰捷一  
律云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  
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  
合是飛龍涓涿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今總

述二公之詩者一以見忠烈公殉難之豫其詩慷慨  
一以見文成建功之卓其詩雄偉云 孫忠烈公燧  
至江西藩臬以舊撫院基隘居者多病請爲改建燧  
曰有正人無邪地仍其舊而加葺之移後堂向前數  
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二十八字  
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先兆云報至家楊夫  
人哭之哀其時味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日見者譁  
曰天眼開矣此卽宸濠將擒之先一日 大學士石  
首袁榮襄公宗臯弘治庚戌進士 興獻皇帝分封



安陸遂克長史累加至江西按察使秩扈從 世宗  
入繼大統進文淵閣大學士預知經筵敷陳愷切欽  
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  
姬扶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  
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至是所受賜婢內一人則  
沒入李白洲之妻孥也及後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  
婢不從遺命各放寧家

寧藩先兆

續耳談云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  
則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應之明年  
寧藩叛王公守仁舉兵滅焉郎仁寶云正德十四年  
四月江西大雨小孤山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  
而一隴來脉之山盡皆崩陷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  
江之地澎湃而盡瀉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  
後沙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  
叛逆因而死者衆矣此水災蓋其先兆也又云周禮



秋官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覺而夜出門者故謂之夜覺近人魘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往往有之間寧藩爲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造逆之日一夜軍皆魘叫後省民多有逆逆徒就戮者豈非此輩俱在魔寐中者耶

西域稱王者多

嘉靖十有一年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後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彝情缺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各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



嘉靖二十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  
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  
十人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  
撒馬兒罕五十二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  
也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  
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安遠邦也彼若各執賜  
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勞煩重宴賜頻數竭我財  
力以役遐方計亦左矣從之按漢建武二十五年烏  
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爲侯

王者八十餘人魏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母丘儉討  
遼東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率衆五千餘人降遣  
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然此  
王號雖多猶中國加之尊名以勸慕義遠來之人耳  
瀛涯勝覽云南泥里國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  
半日可至曰帽山依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稱爲王  
有問其爲誰曰阿孤楂我蓋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  
殊可駭笑隸淳里國斯則人人自爲王矣蓋居海嶼  
之中妄自尊大無關重輕至于入朝中國若稱王太



多俱給與勅未免失體所謂各執賜勅任意往來者  
勢所必至蓋中國以王號爲重未免奸人乘之耳此  
亦謀國者之長慮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云淳熙丙  
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歷日詔書予謂  
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  
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始  
典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  
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明  
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

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  
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  
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  
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在國安南國王食邑三  
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 鄭邦章汝璧云隆慶間  
暹羅失印其世次子具金葉表文方物入貢且請印  
曰暹羅受貢十二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也時 上  
受方物傳內閣臣給印閣臣欲鑄暹羅國王印與之



予謂國初受封未必卽稱王宜檄廣東撫臣取舊文  
至循而予之及取觀則都統使印因如式製與之觀  
周益公及鄭邦章之所持議則是外邦之來廷者雖  
各自稱王而天朝未嘗輕以王之號畀之也豈嘉隆  
間諸禮臣未嘗考究及此耶

露筋廟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  
陰蚊甚嫂顧湖邊田舍挽共投宿女曰吾寧死不可  
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質弱不勝撲搔至且  
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爲立祠米南宮碑記云澤  
國之女嗜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  
可揭于萬世歐陽永叔詩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  
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按段柯古續酉陽雜俎云  
相傳江湖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



白鳥蝮啜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  
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先其邏此處足白鳥故老  
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然  
則人耶物耶男耶女耶蓋莫可的考矣始之爲梁則  
鹿也繼之爲驛則男也又繼之爲廟則非娘娘不足  
以當之矣 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  
左右以艾烟燻之有一驢吏醉仆爲蚊所啜而死則  
高郵之露筋亦未爲怪也 搜神記云仙人趙炳長  
安令恐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于永康至今蚊不

能入則露筋廟之無蚊容或似之也 水經注江水  
所經有李姥浦浦中徧無蚊蚋之患致虛閣雜俎云  
閬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  
州李姥浦同金壘子云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  
余亟寢處于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  
丈之間如此之異滇州寶珠寺亦無蚊 史異云南  
梁孫謙字長遜天監中爲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身  
儉素牀施遠條屏風冬則布被筦席夏日無幃帳而  
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



一寸卒年九十二 魏書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  
弊人疋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朱平  
涵云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  
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  
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觀此言則露筋廟前之無蚊又另有說也 何子元  
云北京某街蚊多某街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幙可無  
顧士廉云淞江亦然其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

蚊

貞鳥

鳥之貞者出于天性非若人之由教習識禮義而然  
也大抵惟雁爲其他則偶一二見之耳元裕之好問  
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一雁一  
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  
之遂以金贖得一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  
因賦模魚兒詞以記其事同行蒲溪楊正卿果樂城  
李仁卿治皆有和章顧敬亭先生曰吾稼圃室傍有  
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



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  
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  
矣此等義禽而羅者猶剖其腹曾不得與雁丘同享  
一坏之土也惜哉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蹤湖漁父  
弋一雄鳶剝剖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  
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湯中死斯固烈烈以殉不愧前  
二雁矣 朝野僉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  
南得秦吉了一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  
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爲使者

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  
叩頭謝罪乃進之此則比于樂昌之破鏡重圓成一  
則禽譜中佳話耳 玉堂佳話云頃年有人取得黃  
鸞鷓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  
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  
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則  
又夫妻父子同難相死不謂金衣公子有此義烈也  
朝野記畧云吳中報恩寺浮屠之顛有二鸛巢焉  
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坐脛輪索中奮翼自



和書不終 卷之六 三  
擲空懸弗脫雄下首大鳴若籲于人衆雖憐之然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倚其旁不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殆毛骨盡化乃已時高啓居寺東嘗見其彷彿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喚嗷嗷若號慕然乃爲之讚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又王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

亦墮而死 記畧云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邃庵相公一清令家伴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陶石梁許齋公傳曰池州許齋公家世鳥戶偶張網得雁籠而置之庭羣雁過其上聲相聞也一雁忽自擲而下遶籠哀鳴如不勝情去而復來者數四齋公有女甚明慧方侍母績其旁見之愀然曰此豈其匹耶請放之母亦感動開籠而放二鳥鵲頸交翼若喜若悲俄而俱墜于地死矣剖之一獨無胆



女乃嘆曰有生之累豈不以愛哉吾已矣不復嫁矣  
父母知不可奪聽之身亦改業賃販江湖家漸殷日  
具齋供僧女竟家居誦經以老此父母皆有根器人  
而其端寔自二鳥發之 江總集云廬山遠法師未  
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鷁後復伺鶴母見將  
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巢中疑其愛子致死剖  
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菩提心 羣芳譜  
云陳州伴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  
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廬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  
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回翔乃  
去盧老無子後歸臥黃浦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  
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視曰非我陳州侶耶卽  
當下鶴竟投懷中牽衣旋舞不釋盧泣曰我老無血  
循形悲影弔爾幸留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  
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鶴其旁後盧沒鶴  
亦不食卒家人瘞之墓左 聞見錄云瀘南有秦吉  
了能人言有彘人欲以錢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  
將賣爾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彘中遂不食而死



天中記云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  
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王招之神  
境記云樂陽郡西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  
偶形翔集一日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  
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 又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  
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竭其雄驚墮爲猫  
所食雌悲鳴不食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  
復獨巢其處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視之則抱  
雛之殼耳自是春去秋來 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

林堂新陽太守鄭哀送雌鶴于堂留其雄者尚在哀  
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  
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卽哀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  
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焉 徐天  
池云曩衛衙梓巢鶴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  
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  
以死羣鹵乃挾其雄逸去 南康記歸美山有石室  
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鸚鳥焉形色鮮潔自愛羽毛  
其隻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鸞對鏡不爲



虛矣 文苑英華云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雀飛集  
上林因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擒獲六翮已摧雙  
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立  
使庾信爲讚 永嘉郡記有洙溪西去青田九里中  
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雙耳  
精白可愛友云神仙所養浮邱公相鶴經云青田之  
鶴 元至正間諸暨吳銓家大病踏犬子銜食哺  
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白鳳人呼孝犬墓又名桃  
花

草木有節義道德

聞見雜錄云楊州后土廟有瓊花宋郊構亭花旁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馮子猶笑史云楊州瓊花天  
下無雙隋煬帝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帝怒乃杖八  
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  
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蔣子正山房隨  
筆云楊州瓊花于紹興辛巳金亮南冠揭本而去小  
者剪而除之花頓憔悴未幾故株旁復出三蘖老道



士金大寧日加培護久之暢茂婆娑不異昔時德祐  
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有絕句弔云名擅無  
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  
瓊妃烈女中凡花皆艷冶依人而此獨耿介不回是  
花之有節義者矣李北海娑羅樹碑云娑羅樹者非  
中夏物婆娑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颺高蔭  
足以却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華葉自  
奇榮枯各異隨所方面頗徵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  
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常

爾或季春隆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豐隨晚暮儉若且  
稿莖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  
殊非物理所測又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狀木有娑  
羅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餘無慙于松栝成陰不  
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  
莖如得托根長樂樓頴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  
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云凡樹皆以貞樸自立  
而此獨神化應物是樹之有道德者矣揚州之瓊花  
淮安之娑羅樹並立于古而予特標其異于凡花凡



樹者如此 香案牘云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  
蜍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  
聞數里人常見之陳鏜峨山游記云峨眉娑羅坪娑  
羅花盛開凡數十朵爲一叢遠看如牡丹深淺紅色  
及黃白五六種惟淺紅如玉樓春者最多且佳 記  
畧云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正德中見潯州官圃一株  
甚巨每株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粟花秋後  
結實如栗可食所謂七葉樹也歐陽永叔咏娑羅樹  
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向月中

生 朱平涵云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椴美材也  
賈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  
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  
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  
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羣芳譜云武后詔遊後苑百  
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  
是不特芳姿艷質足壓羣葩而勁骨剛心尤高出萬  
卉安得以富貴一語概之又明時陸成之宅牡丹一  
株百餘年矣朵朵茂盛顏色鮮明有李氏者欲得之



既移其花朵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落無復前觀 處州名勝志云麗水縣二峯山下曰靈峯中曰翠峯上曰岑峯皆有僧舍而岑峯爲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高丈餘每開五百餘花花各十二瓣值閏年各開十三瓣宋政和間宣入御苑栽之花卽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據名勝志相傳爲韓

文公手植名曰韓木舊株旣老類更繁滋遇春則花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此郡人以此花繁稀卜科第盛衰 會稽志云雙筍石在釣臺山通澤廟側石筍雙立各數百尺其顛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開爛若霞錦國朝祖宗三后登格星穹花枯塊者各三年華鎮詩云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 廣西志勝云蒼梧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下兩省之豐凶 埤雅廣要云蜀錦城之南有海棕焉餘



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餘尺相傳繇李唐來闕干稔  
矣 國朝徙其株于金陵莖葉披萎略無生意勅還  
蜀植之護以赤欄甃以紋石其枝仍前峻拔秀薄雲  
漢有若曾不知其徙也邇者其在城南者榦古顛仆  
命中貴吳從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諳他用旣而斲爲  
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今秘內帑 李適庵滇遊  
記云滇中江川有山茶花神宗移入大內時已六月  
開花極盛後三年不花廷杖一百發還故里今每年  
開花百朶杖痕歷歷可數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江西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羅漢樹二株縈纏糾  
結屈曲相如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  
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  
雌雄予謂此樹兩樹合爲一配有夫妻之義焉南越  
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  
一枝是橄欖樹予謂此樹分一榦爲兩家有兄弟之  
義焉 按山川記異云翊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  
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榦號曰義松此亦與尋常



之連理木不同亦似有夫妻之義 潯陽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此也又楠木植之成行列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江隣幾雜志云楠樹直疎枝葉不相妨南人謂之讓木夫讓美德也楠惟能讓故施之棟梁橋惟能讓故貢之天府交相讓豈非具兄弟朋友之義者乎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栢兩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絢絢種於承懷寺殿庭左右後栢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寺在崑山玉峰意外國有此種羅漢樹與陰陽栢蓋同一類與 羣談志餘云唐太液池有竹數十叢芽筍未常相離密密如栽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語諸王曰人之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二心生離間者觀此可以爲鑑諸王皆嗟唯帝呼爲義竹



世傳織女牽牛渡河相會之說甚為不經夫諸星各以其象而命之名牛之為宿上兩星如角然下四星如腹然遂名之曰牛古人名之以牽牛耳又安有所謂牛郎其人者乎牛則畊田者故牛下九星曰天田又九星曰九坎古者農家擊田鼓以樂畊人故牛上三星曰河鼓又四星曰天桴既有畊則有織其上又有三星曰織女皆以類相從而且近牛之斗宿下則有農丈人星焉有鷄星狗星焉而且近牛又有須女

七夕

世傳織女牽牛渡河相會之說甚為不經夫諸星各以其象而命之名牛之為宿上兩星如角然下四星如腹然遂名之曰牛古人名之以牽牛耳又安有所謂牛郎其人者乎牛則畊田者故牛下九星曰天田又九星曰九坎古者農家擊田鼓以樂畊人故牛上三星曰河鼓又四星曰天桴既有畊則有織其上又有三星曰織女皆以類相從而且近牛之斗宿下則有農丈人星焉有鷄星狗星焉而且近牛又有須女



之宿焉可知其取象如此矣牛星在河之南織女在河之北然牛星本主關梁織女果欲渡河牽牛自能致之亦不必役及人間之鵲矣牽牛主關梁河鼓亦主關梁故古又或以河鼓卽牽牛云 凡單月而日數與之同則取之爲節而七月七日則以夕爲節何耶七者少陽數也重七則少陽已極矣老陽極則竟變少陰若少陽極則未卽變也而氣已召攝少陰矣故不曰牽牛會織女而曰織女會牽牛耳 五與午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于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

日取節于夕 風土記曰七月七夕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牛女相會之徵應若是則真有所謂渡河者矣按神仙感遇集曰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因入京催軍食廻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輶車綉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歷中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



吾此疾自知未到衰頹因話其事衆稱賀後九十餘  
歲如此則唐羅隱之詩日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  
情送巧來其言未足爲然矣又癸辛雜識云楊纘繼  
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  
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  
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畫者彩霞絢粲數刻乃沒大  
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如  
此則唐溫庭筠之詩日微光奕奕渡天河鸞咽鶴唳  
飄飄歌其言似信而有徵焉 七修類藁云予友王

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  
如旖非旖如龍非龍閃躍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  
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微聞萬鵲噪雜  
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馥郁香馥飄空飄  
小雨數點而散意真鵲橋之事也 爾雅翼云涉秋  
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  
會于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七月七夕  
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鳥獸  
毛毳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于一日



所不能解也。續博物志云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  
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  
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  
天下以乞巧然則乞巧固不必以七月也下黃私記  
云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  
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  
巧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  
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咬食之  
味甚香美明日梳頭窺鏡而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

而能媪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世然則乞巧  
固于八九月皆可亦不必定在七夕也又按燕翼貽  
謀錄云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  
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巳酉詔曰七  
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其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  
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于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  
其七夕改用六日尤爲異聞一三五七九皆陽數  
也故取之爲節乃古人扶陽之義然其間亦有次第  
焉冬至之節起于子半至一月一日陽之始也名曰



元旦其節取義于旦三月三日陽之次也名曰上巳  
其節取義于巳五月五日陽之中也一三五七九而  
五爲正中故曰天中而名曰端午其節取義于午七  
月七日陽之中下也名曰七夕其節取義于夕至九  
而陽極矣陽極過亢故自夕而復返于高節曰重九  
而爲之登高焉古今相趨而成俗蓋亦有所取耳周  
公謹乃謂上巳當作巳古人用日皆取十于如上戊  
上辛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不  
知此節定于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以元旦端午七夕

合較之其爲用巳時而非用巳日也明矣 外傳漢  
竇后小時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  
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然則織女之  
賜人又不在乎人之仰乞之也 桂苑叢談云肅宗  
時鄭代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  
淑慎其儀七夕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  
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乞巧耳乃  
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不語  
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



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跡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再娠女  
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  
將服藥以殞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  
母驚而問之采娘曰某之告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  
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  
尋卒母收藏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  
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卽啼哭罷  
卽愈及能言嘗戲弄舊藏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  
曰叔子後位至御史 洪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

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口見當報我不見當  
殺汝遂爲玉夫所弑錢希白洞微志載蕪德哥爲徐  
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矣蓋候鬼宿渡河之候翟  
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春或祭于旦皆非是當  
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  
以候之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屢證皆有據不肯  
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  
宿隨天西行春昏見于南夏晨見于東秋夜半見于  
東冬昏見于東安有所爲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 秘閣閒話云蔡  
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  
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蠡海集云  
神明降誕亦以義起玉帝生于正月初九陽數始于  
一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之原也東嶽生于三月廿八  
東屬木天三地入含兩儀之氣也二十八乃四七少  
陽位也九天生于六月廿四六爲陰數四六廿四老  
陰之策變少陽故應于雷神焉

### 鐵冠道人

世所傳鐵冠道人者皆取詭異識緯之事悉以歸之  
甚多不經之語予考宋景濂所作鐵冠道人本傳則  
亦一術數之精者非必卽神仙之流有百世前知之  
道也傳曰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  
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  
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



至賜之坐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

內當有震城中亦擾擾但于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佗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



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寔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涕上意方杜門待罪

中叩一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得遺藁于故篋因繕錄而併記所識之事云按鐵冠道人傳止于如此而世乃疑鬼疑神訛以傳訛竟不知指爲何等也前漢書所撰東方朔傳其末云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贊云朔之詆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



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讀鐵冠子傳則豈非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者哉予故亦錄其全文以示世耳 列仙通鑑云吳涸虛字合靈于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上昇有荆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 湧幢小品蜀灌縣青城山樵陽子指一大樹下前身在此焉開視果見委蛻其貌像則樵陽子也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絲 陝西通志徐問真濰州人有道術

與歐陽修善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俟于道周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筍童子遣回不知所在童子亦發狂莫知所終教人引氣愈足疾東坡試之有驗 閩志云鄭俠于安置英州時取所居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謂歸田所存一拂而已宣和元年忽夢有鐵冠道士遺之詩蘓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一章以授其孫而卒 宋郭象睽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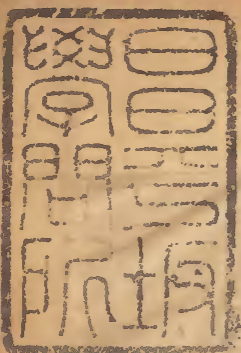
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王有書公甚駭愕  
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  
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  
詣縣由其地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與李縣  
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特達  
公發書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卽火其書遣其  
人作詩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  
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荒虛後公果貴顯卒陷圍  
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歷觀諸書則鐵冠

道人之名由來各有其人不特張景華之一人也  
宋史雷簡夫乃雷德驤之孫雷有終之子隱居不仕  
杜衍薦召累遷職方員外郎簡夫起隱者出入乘牛  
冠鐵冠而每以口舌押閭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  
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御製周顛仙傳有云  
西征時携周顛以行至皖城無風舟人難行遣人間  
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于  
是諸軍上絳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一二里微風漸  
起行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觀張鐵



冠傳則此達小孤之風又皆由鐵冠之以術致之者也而顛仙已先識其有風矣然則高帝征漢之役周顛仙言其必勝之兆張鐵冠刻其所勝之期而劉文成又有難星過可更舟之語朱楓林有晉卦五爻變占明日逢凶化吉之兆王者之兵不尚機祥而時亦在所不棄也 朱升號楓林精于易數康郎山之戰兩軍相持旬有五日出著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日我主逢凶化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韓山日久糧盡計窘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

未上坐胡床指揮升遽捧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胡床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軍一箭射死通記云我師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帝亦驚起回側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帝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此兩事似一事而互傳者也朱楓林捧帝避胡床而賊矢已着胡床劉誠意揮帝易舟而賊砲已碎舊舟何相似之甚哉若楓林先一日有先凶後吉之占則又似歸于朱者爲多矣







林  
景  
在  
紙

卷  
之  
六

四  
九



